

袁克文致钱芥尘信札五通考释

丁 小 明

内容摘要：本文集中考释了袁克文致钱芥尘的五通信札，这五通信札主要涉及袁克文通过钱芥尘向上海日夜银行借贷以及向友人抵押《寒云日记》等较为私人性的内容。袁钱二人交情深厚，故袁克文在信中不避日俗，应急而书，所以，这批信札所提供的袁克文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细节，也使我们较为真实地了解“风流名士”袁克文日常生活中的困顿与窘迫，体味他从“琼楼最高层”沦落到万丈红尘中的“别样人生”。

关键词：袁克文 钱芥尘 上海日夜银行 寒云日记

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抱存，号寒云，袁世凯次子，河南项城人。克文早慧，富有才华，且得吴保初、方地山、李盛铎等名师指点，故诗词曲赋，无所不擅；琴棋书画，亦所当行。宣统即位后，袁世凯被载沣罢官，克文随父归里。克文后半生多放旷于诗酒中，袁世凯身后，他流连海上，交满天下。贫则鬻书，再有不济则变卖收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固有消极的一面，但勤于著述乃是主要者，也因此留下大量著作，其刊行的主要著述有《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寒云词集》《寒云诗集》《圭塘唱和诗》等。所写掌故笔记，如《辛丙秘苑》《洹上私乘》等，亦颇有文献价值。

钱芥尘(1886-1969)，原名家福，字芥尘，号须弥。后以字行，浙江嘉兴人。早年中秀才，1904年入上海法政大学深造，其时，蔡元培在上海办《警钟日报》，宣传民族革命，钱芥尘以投稿得蔡氏赏识，被邀赴该报工作，直至该报为清廷查封。辛亥革命后，参加章太炎的统一党，继马叙伦后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经理；以后又办《神州日报》《晶报》《新申报》；还在天津办《华北新闻》，在沈阳办《新民晚报》。此外还在上海办过《新中国杂志》，接办毕倚虹主编的《上海画报》。40年代，在上海主编《大众》杂志。1953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虽然当下对钱芥尘其人其事知者寥寥，可是放眼民国时期的上海滩，特别是在竞争惨烈的报界，钱芥尘绝对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出身于江南名门秀水钱氏，其祖上出过钱陈群、钱载、钱应溥等名公巨卿，也正是因为他钱氏后人的

身份,他得以攀援上袁世凯,进而得以结交袁克文。

笔者近从友人处获观一批袁克文诗文稿,这其中有五通上款为“芥尘兄”的袁克文信札,这批信札涉及袁克文向上海日夜银行借贷以及向友人抵押《寒云日记》等方面的内容,因为袁钱二人交情深厚,故袁克文在信中不避日俗,应急而书,向钱芥尘借款应急,也正是这批信札所提供的袁克文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细节,才使我们较为真实地了解这位“负尽狂名”的末代王孙的困顿与窘迫,体味他从“琼楼最高层”沦落到万丈红尘中的“别样人生”。由于这五通信札均为短简,今按其内容分类进行考释,其中一、二、三等三通为一类,其内容主要涉及上海日夜银行借贷之事;四、五两通为一类,其内容则与《寒云日记》有关。

一

现在弟窘迫万状,务乞商恳楚老^①,展至明正二月,届时本利一定归清。弟今年每月遣款皆停,恐将有绝粮之虞。辱书交厚,故敢直陈。楚兄仁者,必能相谅也,知顿首。

(附上海日夜银行催款函)寒云先生大鉴:四月十四日,尊借洋壹千元,言明七月念九为期,月息一分二厘,计三个半月,息洋四拾贰元。连本共计洋壹千零四拾贰元,请务月底如数惠来,取回契约可也。专此布达,即颂时绥。上海日夜银行启^②,七月念七日。

二

芥兄左右:贻奉书谅入察,前途又来催函,务乞婉商楚九先生缓期,至明正二月间,以便北上筹还。此实窘迫莫名,万难应手。读神至感至盼,此颂曼福,弟文顿首。

三

芥兄:奉托事乞鼎成之,先恳假数十金,以济眉急,不拘多少,免绝粮

①楚老、楚兄皆指上世纪初上海滩颇为传奇的企业家黄楚九。黄楚九(1872-1931),又名黄承乾,字磋玖,晚年号“知足庐主人”,余姚通德乡黄竹浦(今明伟乡)人。黄氏早年在上海行医,后改营西药,开办中法药房、五洲大药房。1910年以中法药房名义开办同征长寿团,办理人寿保险业务。1917年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并开设“大世界”游览储藏部,1919年创设上海日夜银行。1920年与袁履登等筹组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任理事长。1931年1月19日在上海去世。

②上海日夜银行:1919年8月创立于上海,8月10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资本为50万元,总经理黄楚九,协理叶山涛,经理孙慎钦。以日夜(经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11点)经营而定名。日夜银行除了经营商业银行一切业务外,兼营储蓄。1931年1月19日,黄楚九因病去世,日夜银行因此停业。

矣。此颂刻社，知顿首。

以上三札主要围绕上海日夜银行向袁克文催款一事而展开的，具体内容则是袁克文借上海日夜银行大洋一千，七月底将要到期，本息共一千零四拾贰元。只是其时的袁克文囊中羞涩，无法按期还贷。所以请钱芥尘作中人，商请日夜银行的总经理黄楚九允其缓期还之。信中有“弟今年每月遣款皆停，恐将有绝粮之虞”云云，很有可能与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有关。据郑逸梅《“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一文中所载：“袁二公子每年在此煤矿有六百元干俸，福中煤矿1927年易主之后，此款遂停。”^①郑氏此说实有所据。检袁克文《丙寅日记》三月二十一日（1926年）^②云：“得公司札，谓公费三阅月已寄来矣。”又三月二十二日云：“公司寄行公费一千八百元。”此处“三阅月公费”为一千八百元，一月之费则为六百元。以此可知，郑氏所云“每月六百元干俸”是可信的。又因信中说“每月遣款皆停”，此“遣款”很可能就是中福煤矿每月所寄奉的六百元干俸。如果此推论成立的话，郑逸梅所说的“福中煤矿1927年易主之后，此款遂停”与札中所云的“每月遣款皆停”不仅指同一事，而且可为我们提供了这三札的写作年份，那就是1927年。与此同时，日夜银行催款信所具的日期为“七月念七日”，将这两方面的时间相结合考察，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三通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为1927年7月27日以后的几天，或者说是1927年7月底至八月初的这一时段。

上列袁克文致钱芥尘信札中的第一札，其实是写在上海日夜银行向袁寒云催款函上，以这样的方式写信，一者，说明袁钱关系之密切，几达同怀视之。再者，也足见袁克文当时的窘迫，已全然顾不上他堂堂袁二公子的脸面了。与此同时，袁寒云在请钱芥尘做中人帮忙缓还借债的同时，又向钱氏商借“数十金，以济眉急”。三札中并有两次提及“绝粮”之虞，此时的袁氏似乎被穷困相迫得措手不及，这固然与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名士派头有关，但潦倒到“新停浊酒杯”的境地，甚至有“绝粮”之虞，如此末路的王孙，恐又不是“窘迫”二字能辟之。虽然我们无法获知钱芥尘是如何帮袁二公子拖延日夜银行的还款事宜，只是从他在这之后自订的笔单以及该年北返后在《北洋画报》刊发的“寒云卖字”的广告^③来看，鬻书还贷，似乎是他唯一可行的途径。尽管袁克文不是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但是日常生活的物质性不容回避，从袁克文致钱芥尘的系列信札可知，在他诗酒风流的快活人生中，其日用生活的逼仄其实也是常

①《郑逸梅选集》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6页。

②引自袁克文《丙寅日记》，《袁寒云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③“三月南游，羁迟海上。一楼寂处，囊橐萧然。已笑典裘，更愁易米；拙书可鬻，阿堵犹来。用自遣怀，聊将苟活。嗜痂逐臭，或有其人。廿日为期，过兹行矣；彼来求者，立待可焉。”按：此则广告见载于郑逸梅《“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一文中，具见《郑逸梅选集》第二册，第360页。

态。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煮字疗饥”俨然成为他打通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惯常方式。

只是对于挥金如土的袁二公子来说,一旦卖字也无法解其燃眉之急,变卖古董及藏书也便成了家常之事。赫赫有名的潘氏宝礼堂的镇室之宝宋版《周礼正义》与《唐女郎鱼玄机诗》就是得自袁二公子。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不无感慨写到袁氏兴勃衰速的藏书生涯:“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事不昙花。”除了古董与藏书,袁克文还有一压箱底的宝贝,那就是他历年所记的日记,也就是后人所艳称的《寒云日记》。关于这部《寒云日记》的最后去处,据郑逸梅转述钱芥尘的说法是:袁寒云将五册日记以一千大洋抵押给了钱芥尘,最终经钱芥尘之手,转让给张学良三册、刘少岩两册。刘少岩的这两册也就是后来影印出来的《丙寅日记》、《丁卯日记》^①。而这些日记如何得归钱氏,实情究竟如何,终以文献难征而不见头绪。所幸的是,在袁克文致钱芥尘的这五通信札中就有两通提及《寒云日记》的流传过程。

四

芥兄有道:渎神感叹,弟之《日记》,仅此一册(别有一册逐日写记),未知冲老^②所指者为何,先为奉上祈察。王所索信物,亦不知何种。冲老处可成,王处即不必谭矣。端颂刻祉,弟知顿首。

五

芥兄左右:奉上日记一册,乞代向冲老暂质四百圆。感盼感盼,此颂刻祉,弟文顿首。

从通信内容看,郑逸梅关于《寒云日记》的记载是正误参半的。首先,五册日记归钱芥尘的说法是可商的。从第四札所记可知,袁克文欲质押的《寒云日记》原是不分册的,也就是札中所云“仅此一册”者,另有一册还是正在逐日写记之中。所以后来衍变成五册,是否是钱芥尘将其“化一为五”,就不得而知了。此外,从以上两札可知,钱芥尘并不是袁克文《寒云日记》的最初质权者,真正质权者当为所谓“冲老”,此处的“冲老”指浙江嘉兴人钱熊祥,钱熊祥与钱芥尘同宗同族。按辈分,钱芥尘曾祖钱炳森是钱熊祥父亲钱应溥的长兄,钱熊祥长钱芥尘两辈,故袁克文尊称其为“冲老”。同时,这册《寒云日记》所质的具体金额并非郑逸梅所说的“一千大洋”,而是袁氏信中所说的“暂质四百

①《“皇二子”袁克文的一生》,《郑逸梅选集》第二册,第354页。

②冲老指钱熊祥。钱熊祥(1875-1966),字冲甫,又字听松,浙江嘉兴人。晚清名宦钱应溥三子。钱正英祖父。禀贡生,前清陆军部郎中、武选司帮办、军实司行走。擅书画,精鉴赏,所藏名人书画甚夥。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圆”。同时,我以为《寒云日记》归钱芥尘是很有可能,袁克文将日记质于冲老,而质期到后又无力赎回,最终由钱芥尘将其购回并保存。

其次,据郑逸梅所说,袁氏日记的册数及去向,除了钱芥尘所得的五册外,袁妻刘梅真处尚有几册。我们以为,郑氏的这一说法确有可能。具体理由是,在影印出版的袁氏日记中,年款最晚者当为《丁卯日记》,其所记的最后时间为1927年10月,而袁氏当时质押日记就“别有一册逐日写记”的说词(见第四札),也就是说,在1927年10月之后,袁克文仍然会“逐日写记”,直至他1931年3月病逝于天津,这期间四年多的日记是有可能存放袁妻刘梅真处。此外,从袁氏《丁卯日记》最晚的记载时间:1927年10月5日这一时间点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推论出这两通信札的写作时间是1927年的8、9月间。

【作者简介】丁小明,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书讯·

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二辑(全三十册)

精装 16 开 定价:18000 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年 09 月出版

为弘扬巴蜀优秀文化,加强四川历代方志的抢救保护工作,服务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 2009 年开展了全省旧志普查工作,摸清了现存从明代到民国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图志的保存状况。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14 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启动了《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的影印出版工作。本套书计划从 2015 年起分年分辑影印出版 300 余种旧志。《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二辑》收录了成都市、泸州市、广元市、广安市、达州市、巴中市、阿坝州、甘孜州的 82 种旧志。